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珊瑚钩诗话》考辨

李 贞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6)

**摘要:**《珊瑚钩诗话》是宋代文人张表臣的代表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经对其诗话做过较为中肯的评述,且所论多为合理,指出了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述之时也有所忽略,导致该评述在阐释《珊瑚钩诗话》之时,存在些许遗漏之处,具体表现在所论诗话的卷次,作者姓名,所论杜甫诗、杜牧诗,以及与张表臣交游等方面,现将其一一进行辨析,并加以补充和说明,以求能够提供些许张表臣个人生平及交游的材料。

**关键词:**《珊瑚钩诗话》;张表臣;杜甫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6)02-0088-04

## The Differentiation on the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Shanhu Gou Notes on Classical Poetry*

LI Zhe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China)

**Abstract:** *Shanhu Gou Notes on Classical Poetry* is Zhang Biao Chen's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has a comprehensive and reasonable appraisal for it, which points out the significant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valu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omissions in this comment which expressed on Volume, the authors' names, the dissertations on Du Fu and Du Mu's poems, and his intercourse and travel.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omissions to make some suggestions and supplements for Zhang Biao Chen and his intercourse.

**Key words:** *Shanhu Gou Notes on Classical Poetry*; Zhang Biao Chen; Du Fu's poems; *The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珊瑚钩诗话》是宋代文人张表臣的代表之作,该诗话在结合个人所处时代以及个人生平前提下,对唐宋文人诗作进行了论述,提出了独到的论诗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张表臣,生活于南北宋王朝交替之际,具体生卒年份不可考。考查张表臣所作,为数较少,而《珊瑚钩诗话》是其保存的最为完整的作品。因而,对于了解张表臣生平,以及探究其文学思想,《珊瑚钩诗话》都起到了甚为关键的作用。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对于《珊瑚钩诗话》曾经做出过详细而精炼的评述,所评十分合理。但今笔者查阅书目之后,发现《提要》所述仍存些许错误和遗漏之处,现将其一一指出,加以补充和说明,以供参考。

### 一、卷次及作者姓名考辨

《提要》言:“珊瑚钩诗话·三卷”<sup>[1]331</sup>。今存四库

本《珊瑚钩诗话》共三卷。据《宋诗话考·珊瑚钩诗话》言明“是书二卷,亦分三卷”<sup>[2]58</sup>,但此外,据《四库全书》所载,该诗话仍存“一卷本”和“四卷本”。且《宋诗话考》认为“百川本为二卷”,实则《百川书志》及《钱尊王述古堂藏书目录》均载:《珊瑚钩诗话》为一卷。又《文渊阁书目》称:“《珊瑚钩诗话》为一部一册”<sup>[3]37</sup>,未言明其具体的卷数。《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仪顾堂题跋》均称其为两卷。又《唐音癸签》《国史经籍志》《澹生堂书目》《八千卷楼书目》《韶宋楼书志》《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续通志·艺文略》及《善本书室藏书志》均言其为三卷。“四卷本”主要在于《八旗通志·在园杂志》中“似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四卷录入……”<sup>[1]331</sup>及《四库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所言与上大约相同。《珊瑚钩诗话》于《宋史·艺文志》无载,于《通志·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志》均无载,又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題》亦无载。由上可知,“四卷本”之说查仅上述一书所持,而旁无所证,非通行之说。又《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持“两卷本”与《提要》所持“三卷本”不一。至于“三卷本”,上书诸书皆可旁证,故可知三卷本为其通行之说。

《提要》言:“宋张表臣撰”。张表臣,北宋靖康年间人,具体生卒年不可知。《宋史》无传,清厉鹗《宋诗纪事》卷四十六有传称:“表臣字正民。右承议郎,通判常州……有珊瑚钩诗话。”<sup>[4][1174]</sup>据《宋诗话考·珊瑚钩诗话》载:“焦竑《国史经籍志》作张远臣”<sup>[2]58</sup>,今查焦书无“张远臣”,而仍作“张表臣”。又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载作“张远臣”,今查为陆书卷三十一作“张袁臣”<sup>[5]622</sup>,而非“张远臣”,故疑为书籍版本不一,所说不同。又明杨慎《升庵集》卷五十八,作“章表臣”,后明陈耀文《正杨》卷四,清朱亦栋《群书札记》卷三亦作“章表臣”,疑“章”为“张”之误。

《提要》言:“表臣字正民,里贯未详”。《提要》所言里贯之说非也。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十三有《珊瑚钩诗话跋》案曰:“张表臣,单父人。”又《珊瑚钩诗话》记载:“余年十五时,感伤寒……自成武东北,道济兗郡县,直抵岳祠”<sup>[6]971</sup>。考据《宋史·地理志》载:“单州,上,砀郡,建隆元年,升为团练……县四:单父,望,砀山,望,成武,砀”<sup>[7]2111</sup>可知,成武和单父同属单州,且距离相近。足见张表臣确为单父人,可信。

## 二、其作、其人考辨

《提要》言:“其书虽以诗话为名,而多及他文,间涉杂事,不尽论诗之语。又好自载其诗”。《全宋诗》共收张表臣诗歌十二首又六句,其诗歌分别为《八阵图》《观高邮寺壁曹仁熙画水》《和陈叔易就晁以道求长松》《和杨大年馆直诗》《金陵凤凰台》《琵琶》《青田壶碧箫酒》《伤胡及兵败》《射飞》(无题诗故以首句为名)、《题睢阳双庙二首》《婺州山中》<sup>[8]18605</sup>,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载其所有。除了“蛇蛟已尽定飞去,雷电歛惊重下来”与“已乘云气翳凤麟,六百馀岁无斯民”<sup>[6]974</sup>两句无载,其余均有。而《珊瑚钩诗话》所言“曾作酒具诗三十首”<sup>[6]980</sup>,《全宋诗》未收。《全宋词》收张表臣词两首,即为《菩萨蛮》《蓦山溪》两首,《珊瑚钩诗话》均有载。又据《珊瑚钩诗话》所云:张表臣所作有《将归赋》《示客》两篇,《全宋文》则未收。由上可知,《提要》所说其诗话,大多自载其诗,所说是也。又《颐山诗话》云:“古今为诗话者,往往标致已作,如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每引

一事,则以己诗附其后曰:予有诗云云”<sup>[9]2130</sup>,故可知宋代诗话多标榜己作,是为常事,张表臣诗话之中所载己诗,实随宋之大流矣。

又言:“务表所长,器量亦殊浅狭”。关于张表臣其人,褒贬各异。张守在《毗陵集》有诗《题张表臣诗卷后》称:“张公子词采迺茂,师友渊源,其来远矣!”<sup>[10]173</sup>予以高度的赞扬。又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三《珊瑚钩诗话跋》称其:“与秦熺友善,盖江湖名士之趋炎附势者”<sup>[5]158</sup>却称之为趋炎附势之人。又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九亦谓张表臣:“又与秦桧之子熺友善,其攀附名贵之情可知也”<sup>[5]659</sup>,且又有《东湖丛记》载《张右史集》云张表臣:“两侍太师公相及秦公熺,送示旧藏八册云云,疑附桧之门下,晚节不无,有玷然”<sup>[11]66</sup>,可见张表臣确有攀附秦氏之嫌。又《宋会要》刑法一有言:“时太师尚书左仆射时秦桧提举……张表臣为删定官,有旨敕令所编修大观六曹寺监等,通用条法”<sup>[12]4197</sup>,表明张表臣获其官职,与秦桧集团确有莫大的关系与渊源。故后人称之为“器量亦殊浅狭”,其人品确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 三、所论杜甫诗考辨

《提要》云:“其论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改‘天阙’为‘天阅’,引据支离,已为前人所驳”。杜甫《游龙门奉先寺》一诗有“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sup>[13]1</sup>一句,关于“天阙”二字,后世众说纷纭。《四库全书》收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有“‘天闕’象纬逼,云卧衣裳冷”<sup>[6]976</sup>一句,与前者异。故四库本持“天闕”说,且“闕”为“关”异体,而后便有了“天关”之说。又杨慎《升庵诗话》卷一载:“杜工部《龙门奉先寺》诗‘天窺象纬逼’,或作‘天阙’,殊为牵强。张表臣《诗话》据旧本作‘天窺’,引《史记》‘以管窺天’之语,其见卓矣”<sup>[14]4712</sup>,故可知杨慎其认为张表臣所持为“天窺”之说,与前“天闕”“天阙”说有异。又《提要》所言: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改“天阙”为“天阅”<sup>[1]5375</sup>,故可知《总目》持其“天阅”说。如上所言,四库本张表臣诗话为“天闕”说。故可知《四库全书》所载《珊瑚钩诗话》与《四库总目提要》二者所持之说并不相同。然若为“天阅”之说,则与王安石持相同观点,若为“天关”说,则与旧千家本持相同论,若为“天窺”说,则与杨慎之意同。今存以上张表臣论杜甫诗四说,笔者学识浅薄,仅予以粗略推测。宋百川学海本《珊瑚钩诗话》作“天阙象纬逼”,持“天阙”说,此又与四库全书本张表臣诗话所说不同。又清乾隆年间何文焕所辑《历代诗话》,收张表臣《珊瑚

钩诗话》，载其为“天阙”。又《佩文韵府》及《群书札记》等清代群书，均载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持“天阙”说。故笔者取其旁证，疑其“天阙”为表臣本意。

杨慎《升庵诗话》卷一载：“杜工部《龙门奉先寺》诗‘天窥象纬逼’，或作‘天阙’，殊为牵强。章表臣《诗话》据旧本作‘天窥’，引《史记》‘以管窥天’之语，其见卓矣”<sup>[14]712</sup>，表明杨慎认为杜甫龙门诗作“天窥”讲，而张表臣据旧本引证亦作“天窥”，然实则并非如此，据《杜诗详注》卷一引注有言：宋人蔡兴宗所著杜诗《正异》认为“古本”作“天窥”<sup>[13]2</sup>，而非张表臣据古本引用，故可知杨慎所言有误。又明陈耀文《正杨》一书主要是考杨慎之误而所作，该书称杨慎所引张表臣所评杜甫龙门诗之言，确为有误，应为“天闕”之说，与四库本同，故可知杨慎所言张表臣持“天阙”说为误，此又为第二误。又如前述，杨慎所引《珊瑚钩诗话》作者，有“张”“章”之误，且作者名号不清，于作品更是存有遗误，此又为第三误。故杨慎之说，张表臣所论杜诗句持“天窥”说，存疑。

#### 四、所论杜牧诗考辨

《提要》云：“乘与以黄，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据其所说，则刺史二千石乃得建麾。牧将乞郡，故有“拟把一麾”之语，未可云误”。《珊瑚钩诗话》及《四库提要》皆作“拟把”，又《樊川诗集注》《全唐诗》《文苑英华》则作“欲把”，两说皆可。许慎《说文解字》有：“扞，指麾也”，故可知“麾”有其指麾之义，又有其旌旗之义，两者一为动词一为名词。《六臣注文选》：“善曰曹嘉之《晋纪》曰：‘麾，指麾也，言为勛所指麾……善注：‘一麾出守此亦延年自喻’”<sup>[15]304</sup>。据《宋书·颜延之传》：“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sup>[16]1891</sup>，故可知颜延之语“一麾乃出守”借写阮咸来写自己，实为抒发个人之怨愤。故“一麾”为麾斥之意，实有被贬谪之意，故后人将其引申为“外任做官”之义。而柳宗元《为刘同州谢上表》：“八命作牧，一麾出守”<sup>[17]5774</sup>，同作为此意。而后，杜甫《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一麾出守还，黄屋朔风卷”<sup>[18]2353</sup>，陆龟蒙《送羊振文先辈往桂阳归觐》：“风雅先生去一麾，过庭才子趣归期”<sup>[18]7196</sup>，几处所用之典故，均有“外任作官”之意。

又云：“然表臣所论亦非也”。考《杜牧集》中，“一麾”一词凡五见，除《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外，尚有《即事黄州作》《除官行至昭应闻友人出官因寄》《道一大尹存之学士庭美学士简于圣明》《唐故灞陵骆处士墓志铭》四首，均有“一麾”之语，且都与“欲把一麾江海去”所用意义相同，既有外任做官

之意，又有建立旌麾之向，故可知杜牧诗歌所用“一麾”之含义，而无颜延年诗中的幽怨感情色彩，而是积极向上的渴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且颜延年“一麾”，因本为麾斥之意，在随后流传之中，演变为外任做官之意，杜牧诗虽暗含外任之意，却非被贬之色彩。故杜牧并非误用颜延年之语，二者只是诗歌形式接近而已，感情色彩与内容含义均不相同。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所论实为沿袭宋人对杜牧诗之误读，而非实际深入了解，张表臣所论，不过人云亦云，不足为信。故而四库馆臣所言：“表臣所论亦非也”是也。

#### 五、张表臣交游考辨

然表臣生当北宋之末，犹及与陈师道游，与晁说之相善。《总目》所言：“与陈师道游”，据陈应鸾先生《张表臣传》所言，具体年份确不可考，笔者查张表臣、陈师道生平资料，确无材料表明二者有所交往，先生所说是也。“与晁说之相善”晁说之，字以道，鉅野人。生于宋仁宗嘉佑四年，卒于高宗建炎三年。《四库总目提要》诗文评有张表臣“与晁说之游”<sup>[11]5375</sup>，又《四库总目全书简明目录》有“然表臣与陈师道，晁补之游”<sup>[19]875</sup>。《东湖丛记》载《张右史集》云张表臣：“与陈后山，晁无咎游”。无咎，乃晁补之号，故可知两者均有出入，即言是晁补之或为晁说之。考张表臣与晁补之、晁说之二者之关系，均在《珊瑚钩诗话》内多有描述。《珊瑚钩诗话》共三卷七十二则，其中多言晁以道事迹，且提及二人与僧人陈叔易有唱和游玩，且表臣写有《和陈叔易就晁以道求长松》，陈叔易作有《寄晁以道求嵩山长松》，而晁说之作有《答陈叔易》，可见三者关系友好亲近。又考张表臣与晁补之之关系，无明确文献记载二者之间有所交往，二人也均无诗歌唱和互赠。据晁说之《宋任城晁公墓表》：“公讳仲询字与民，本澶州清丰之晁，至公七迁而为任城之晁……男三人，端规、端矩、端準；女八人，婿曰迪功郎东道总管司干办公事张表臣……”<sup>[20]61</sup>故可知张表臣为晁仲询之婿。晁氏家族自晁侗开始，经晁迪、晁迥、晁遘、三脉，其子孙排列分别按照宗、仲、端、之、公、子、百的顺序。故而张表臣位同端字辈，为晁补之，晁说之之姑丈，故而三人定为相识。故晁以道有《依韵和张姑父主簿》《次韵张姑父感旧》两首。综上，笔者认为张表臣与“晁说之游”所说更为合理，而《四库总目全书简明目录》中所述与“与晁补之游”，则疑为四库馆臣笔误之举。

提要又云：“在宋人诗话之中，固与惠洪《冷斋



夜话》在伯仲之间矣”。四库馆臣将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与惠洪《冷斋夜话》作比,称其为伯仲之间,之由如下:其一,《四库总目提要》称《冷斋夜话》:“是书杂记见闻而论诗者居十之八。论诗之中,称引元佑诸人十之八,而黄庭坚语尤多”<sup>[1]3112</sup>。可知惠洪之书所受元佑诸人之所,而由上所述,张表臣与元佑诸人交好,故《总目》有“其论诗往往得元佑诸人之馀绪”之语,将其归为元佑诸人之中,故而两书的论述对象均有所相似之处,均多论述元佑文人之作。其二,各书均对夜话一书有所论述。《苕溪渔隐丛话》称卷三十四其为:“论诗若此,非知诗者”<sup>[2]1260</sup>,陈善《扞虱新话》有“惠洪多诞,夜话中数事皆妄”<sup>[2]254</sup>之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有“僧惠洪撰所言多

诞妄”<sup>[2]331</sup>之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著书数万言如林间僧宝传《冷斋夜话》之类皆行于世然,多夸诞,人莫之信云”<sup>[24]1034</sup>可知,夜话一书多有妄诞之言。然考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中也有诸多内容为“妄诞之言”。故将二人所作相较,多取其相似之处。

综上所述,以上所论表明了清代官修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有一个全面而细致的评述,为了解张表臣生平及事迹提供了详赡的材料,但因为《四库全书》所收书籍,数量众多,卷帙浩繁,难免有所疏漏之处,故而笔者在览观这段文献之时,加以疏理和考证,以望有助于增补些许关于张表臣的个人生平及事迹的材料。

#### 参考文献:

- [1]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 [2] 郭绍虞.宋诗话考[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3]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民国二十四年).
- [4] 厉鹗.宋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5] 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6] 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7]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8] 傅璇琮.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9] 吴文治.明诗话全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10] 张守.毗陵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1] 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十五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 [12] 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13]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4] 杨慎.升庵全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民国二十六年).
- [15] 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6]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7] 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8] 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9] 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0] 张元济.四部丛刊续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 [21]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22] 陈善.扞虱新话[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民国二十八年).
- [23]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4]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董应龙)